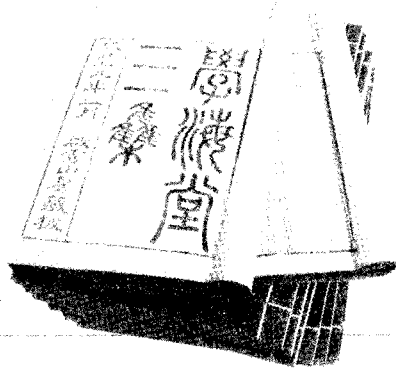


广州市越秀区地方志办公室
广州市越秀区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
编

广州越秀

古书院概观



中山大学出版社·广州·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州越秀古书院概观/广州市越秀区地方志办公室,广州市越秀区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一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8

ISBN 7-306-01959-7

I. 广… II. ①广… ②广… III. 书院-研究-广州市
IV. G649.299.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0693 号

责任编辑:吉水 装帧设计:方楚涓 责任校对:曹遂 技术编辑:黄少伟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编:510275)

电话:020-84111998、84037215)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发行

南海系列印刷公司印刷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市东下路 6 号 邮编:528000 电话:0757-2233651)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32 开本 5.75 印张 8 插页 11.7 千字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定价:15.00 元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斯文尽在 泽后无穷（代序）

向东生

广州是一座有着两千多年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的南国名都，今天的越秀区作为广州自建城以来一直未迁移的城市中心地带，区内文物荟萃、古迹众多，浓缩、记录和见证了羊城千古岁月的沧桑变迁。珍重和善待这些前人所创造遗留的文化遗产，是现代文明理性的体现。保护、延续和开发越秀古城区内文物古迹的存在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保护广州的历史和形象，这也是我们在现代化城市发展和建设中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越秀区的清代书院群，曾在历史上书写过一段“江山代有才人出”的华彩篇章，从这些“桃李芬芳”的深院里，走出了一批又一批名标青史的英才隽彦。书院这一中国古代独有的学校组织在培养人才、推行德治、保存学术、普及教育等方面起过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书院及其独特的教育理念与精神进入近代以后在社会变革中再次扮演了重要角色，传播西学、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有力地推动了教育和社会的发展。而遗存至今

的大小马站、流水井一带气势恢宏的古书院群建筑，正是这一远逝的时代的重要历史见证之一。鉴古知今，救亡首尚启蒙，兴国当兴教育！

由越秀区地方志办公室和越秀区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合编的《广州越秀古书院概观》，材料丰富，持论严谨，较为系统地反映了越秀区内古书院群的历史风貌。本书的出版，有助于我们进一步重视对这一在同类型中全国罕见的历史人文景观的研究、保护、利用和开发，有助于我们运用祖辈留给我们的这一珍贵文化遗产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推动两个文明建设同步发展。

近年来，越秀区古书院群的现状和命运得到了市、区人大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市政府已制订出关于保护大小马站、流水井古书院群的实施方案。我们相信，保护、修复工作的逐渐进行和完善，这批幸存于世的古书院群必将重新焕发生机，成为广州这座古老又年青的南国现代化都市中一道独具魅力的风景线，是为序。

2002年3月

目 录

斯文尽在 泽后无穷（代序）…………… 向东生（1）

第一章 岭表人文荟萃之地

——广州越秀古城区书院
的源流与变迁……………（1）

第一节 广东书院的历史变迁……………（1）

第二节 广州越秀古城区书院
发展的历史进程……………（8）

第二章 清前期越秀古城区兴办的官办书院……………（13）

第一节 粤秀书院……………（22）

第二节 越华书院……………（53）

第三节 羊城书院……………（69）

第四节 禺山书院……………（76）

第五节 西湖书院……………（85）

第三章 清后期越秀古城区创建的官办书院	(91)
第一节 学海堂	(91)
第二节 菊坡精舍	(106)
第三节 应元书院	(124)
第四节 馀论	(137)
第四章 清代越秀古城区的宗族(祠)书院	(140)
第一节 考亭书院	(141)
第二节 庐江书院	(145)
第三节 三益书室	(150)
第四节 平所书院	(155)
第五章 清代越秀古城区书院 与岭南社会及文化的变迁	(167)
参考文献	(175)
后 记	(178)

第一章

岭表人文荟萃之地

——广州越秀老城区书院的源流与变迁

第一节 广东书院的历史变迁

“书院”一词最早见于唐朝，本义是指藏书修书及士人读书之所。唐玄宗时的丽正书院，原名修书院，后来又改为集贤殿书院，其职能是用来收藏天子的书籍及修撰史籍，与清代的文渊阁差不多。其后地方上也有叫做书院的，亦因拥有皇帝的赐书而命名；影响所及，私人藏书及读书的地方也逐渐被叫做书院，“书院”一词于是限于天子所用。唐代一朝，“书院”之称已不罕见；及至宋朝，私人讲学风气及理学兴起，书院遂多作民间讲学之地，教学功能凸显，不独限于藏书之用了。

因而，从教育史的层面定义，所谓“书院”，是指古代的一种有别于传统官学和私人授徒性质的教育机构和教育制度。唐末及五代时期的战乱，使官学失修；加

上当时佛学兴盛，学者遂仿佛教徒于山林之中筑舍求学，聚书授徒，以补官学之缺。所以书院创建的初期，大部分书院都是建在环境优美的山林之中，远离俗世尘嚣，以求心境清静，专心问学。北宋初期书院方盛，已经有白鹿洞、岳麓、嵩阳、睢阳四大书院，皆有名师主讲其内，聚集了弟子数百甚至过千人从学，是当时著名的讲学之地。其后理学兴起，众多理学大家藉书院讲学发扬个人主张，更是促进了书院的发展。书院的制度亦于两宋时初步完善，设立了山长之制。山长（又称堂长、掌教等等）是书院的主讲人及总负责人，总领书院的教学及行政事务；其下又设有副职及其他职位以分管具体的事务（各个书院有不同的职称）；招考课试制度、经费管理制度、膏火奖赏制度、藏书制度等都有所订立，保证了书院的有效运作；又因为书院一般会祭祀一些圣贤先人作为生徒的表率，所以又订有祭祀制度，定时进行拜祭，弘扬圣贤的精神，使生徒得到感化。讲学、藏书、祭祀成为了书院的三大事业，是书院的特色。相对于旧有的官学（国学、乡学）、私学（私塾）而言，书院在办学目的、选址、经费来源、教学对象、教学内容、教学机制等方面都与之有所不同；经过两宋的发展，书院已经发展到与官学、私学相提并重，成为官学、私学之外的一种新的教育机制，不但是对当时的教育机制的一种补充，其所起的作用也远远超出了教育的范畴，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等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广东一地在历史上被称为蛮荒之地，地处偏僻，与中原交通不便，开化较迟，文化落后，所以初时的书院教育亦难与北方地区相比，甚不发达。相传唐朝韩愈被贬往潮州时曾立书院于潮州城南，聘请进士赵德以教其子。但是当时广东文风甚弱，况且唐代书院还未普及，所以这个书院最多也只是家塾的转称而已，并不是后来意义上的书院。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记于史籍最早的有讲学活动、规制基本完备的广东书院是禹山书院，建于南宋嘉定（1208—1224）年间，此时已比北方书院发展迟了两百余年（史籍中所见更早的一些书院，如潮州的韩山书院、肇庆的星岩书院、廉江的松明书院等因不具备书院制度的一些基本功能，如讲学活动等，故笔者将之排除在外）。南宋一朝，广东创建的书院只有26间，而且规制未能完备。此时期书院的创办，多得力于当时朝廷的滴官。被降职流放到广东的北方官员，虽然并非人人都开设书院亲自讲学，但其人多浸淫于中原的文化传统，流风所及，为广东带来了书院创兴的动机和讲学的宗旨，如多间濂溪书院便是为纪念宋朝学者周敦颐所建，东坡书院、文明书院等便是为纪念苏轼所建的。

到了元朝，朝廷开始对书院采取支持和直接过问的态度，诏令地方创办书院，书院的山长要经官方任命和备案；又为书院的学生指予出路，“可用为教官，可取为吏属”。书院地位提高，促进了全国书院的发展。由于元朝政局不稳，广东在元朝新建或改建的书院只有八间。但是此时广东书院的制度逐渐完备，南宋时设立的

书院开始扩大规模，如遂溪的文明书院、潮州的韩山书院、琼州的东坡书院等；官方命立山长的有曲江（韶关）的相江书院、惠州的丰湖书院、雷州的平湖书院等，可知元朝时广东书院较南宋时还是有所发展的。

明朝开始实行八股取士，大兴社学；朝廷又将书院视为官学的障碍，多方阻挠，使书院制度在明初沉寂了百余年，广东书院亦概莫能外，几乎无甚发展。从洪武元年（1368）到弘治末年（1505）的一百三十七年间，新建的书院只有 18 间，平均每八年建一间，可见当时发展情况的迟缓。直到明朝中后期，广东书院才开始兴旺发达起来，主要原因是此时广东出现了两个有全国性影响的理学大家：陈献章（字白沙）和湛若水（字甘泉）。其时北有王守仁（字阳明），南有湛若水，两派学说相与争锋。王阳明在北方已是到处兴学讲授，影响极大；后来派驻广州，广东学子随学者甚众，最著名者为薛中离；而湛若水承继陈白沙之说，在西樵山建云谷书院、大科书院，在罗浮山建甘泉精舍，在增城建龙潭书院、独冈书院、莲洞书院；与王学在广东分立门户，相与抗衡。两派弟子门生则又各承师说，各自设立书院聚徒讲学；再加上当时的官员也多是理学门徒，亦到处倡设书院以宣扬师承学说，致使此时期的书院数量激增。所以从正德九年（1514）至崇祯末年（1644），广东创建的书院有 150 间，盛况空前。而此时由官员创办的书院逐渐增多，官立的书院占了大多数，使书院逐渐转移到城市，客观上来说，这也是书院自身发展的需要，城

市的经济活力、财力资源、教育环境及文化优势，对书院发展的促进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与名儒创建的私立书院相比，官立书院中官员的讲学大多流于形式，不及私立书院有固定的目标、一贯的宗旨，所以在学术风气方面还是私立书院起主要的领导作用。不过，官立书院的增多，也使官方的统治思想在书院得到宣讲，而八股制艺等科举考试必需的内容也逐渐成为书院的教授内容，使书院有为科举服务的倾向。

及至清朝，鉴于前明朋党之争的祸害，以及当时汉人不服清朝统治，时常打起“反清复明”的旗号，于当中起领导作用的又多是前明的官员士绅；书院聚徒自由讲学的特点，使之有机会宣讲忠君之义，汉夷之别，成为起义的策源地。于是顺治皇帝便下诏命令各地“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党徒，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以打击书院的活动，想以官学一统人民的思想，稳固清朝的统治。而广东一地，忠于前明的士绅尤众，竭力扶持南明朝廷以抗清兵，所以清兵在控制广东后采取了特别严厉的镇压手段，使广东书院在清初沉寂了数十年。

但是书院一制仍有其合理性、优越性，不能为官学、私学所完全取代。康熙时书院创建活动又有恢复之势，地方官吏一来为了沟通乡绅，笼络士子，便于统治；二来为了宣扬政绩名声，也多有参与地方书院的创建。所以在雍正十一年（1733），朝廷又下诏命地方创办省会大书院，并提供经费膏火，由官方规定书院章

程，官吏参与书院的运作过程，如招聘院长、招考课生徒等，并以科举考试为办学宗旨，变消极的限制为积极的引导，从而达到由政府控制书院的目的。雍正此举，使书院在发展了几百年之后正式取得了完全的合法地位，得到了官方的资助，书院教育正式被纳入了国家教育体制的一部分并得到推行，这是书院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正因为如此，书院在有清一代发展迅速，全国官、私立书院达数千所，规模空前绝后。广东书院在这种情况下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如由省级大吏设立的广州的粤秀书院、肇庆的端溪书院等，院舍宏大，经费充足，生徒众多，是当时广东两所规模最大的书院。从康熙元年（1662）至嘉庆末年（1820），广东创建的书院数量达 255 间，盛极一时。

官方的资助一方面推动了书院的迅速发展，但是另一方面，政府也藉此将统治思想直接灌输到书院，以生徒在乡试、会试中式的人数作为评价书院成效的标准。为了适应科举考试，官立的书院注重教授八股章句，课程内容多限于制艺试帖，生徒追逐功名，埋首于四书词章之中；私立的书院也多随效法，学风日下；更有书院院长经月不到院授讲，只是课期时匆匆到院出题考试，试完即不见踪影，之后亦不作讲解，出现了有课无教的现象；又因为书院的膏火奖赏是与考课的成绩挂勾的，有的生徒只是为了生计，便到各个书院应课以获取膏火，至老不肯离开，以应课为业，于是便出现了白首童生这种奇怪的现象。所以相较于宋明书院自由讲学、师

徒相互问学的学术风气，此期广东书院的学术研究确是停滞不前的。尽管如此，此期广东书院的规制完备，发展数量又多，为广东士子提供了学习的基本条件，培养了大量的人材；广东学术文化在清后期能在全中国占有一席之地，实得益于此期的书院教育不少。

清代后期，广东书院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道光元年（1821）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广东创建的书院多达 156 间（以上各个时期广东书院创建的数字均来自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一书的统计。但是刘伯骥只是将地方志中有记载的发展有一定规模、设有书院章程的官、私立书院列入统计；而地方上还建有大量的宗族祠书院，刘伯骥认为这些书院只是藉书院之名来祭祀祖宗神位，不能算作正式的书院，不予计入。但是现在看来这些宗族祠书院不但有书院之名，亦有书院之实，所起的作用也不小，不能忽略不计。所以刘伯骥统计的这个数字并不全面，只是反映了较有名气的书院的数目）。这一时期广东书院学术风气得到了扭转，书院制度有了新的变化。嘉庆二十五年（1820），阮元以他在浙江创立的诂经精舍为蓝本，在广东创建了学海堂。学海堂以教授经史古文为主，提倡实学，废除章句课试，只设学长不设山长，“开新式书院的先声”。其后菊坡精舍、研经书院、崇实书院等相继创立，都是以教学经史古文为主的；影响所及，其他旧式书院，亦多加课古文。这使清前期书院只重八股章句，不做学问的风气得到了改变，广东的学术得到了发展提高。后来西风

渐进，康有为在长兴里、万木草堂讲学，崇尚今文，兼治西学；张之洞开创广雅书院，分为经、史、理、文四科，使书院制度更进一步。这是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的一个体现，他又将掌故、地理、算术等学科加入书院的课程，使书院的教学内容较以前相差得更远，故此时也“可以说是新学制的嬗蜕时期或先驱时期”。

清末朝政衰败，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开始进行包括学制在内的改革，光绪二十七年（1901）朝廷下诏停办书院，改建新式学堂，二十八年（1902）起各地开始陆续执行，书院的历史宣告结束，广东书院七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也就结束了。

第二节 广州越秀古城区书院发展的历史进程

广州历来是广东的省会，是广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今日越秀区的范围正好是古代广州的中心地区，广州由秦朝设城起至清代，主要的政府官衙一直都是设在越秀区内的，直到现在，省政府及市政府等主要的政府机构也设在越秀区，可见以今越秀区为中心的广州古城区（以下简称越秀古城区）在历史上地位的重要性。值得关注的是，越秀古城区在历史上不仅是政治中心，更是广州乃至全省的文化和教育重镇。与此相应，越秀古城区内的书院发展在广东书院史上亦是当之无愧的先行者，如广东第一间正式书院禺山书院就是在今越

秀区中山四路附近；特别是有清一代，越秀老城区内的书院发展登峰造极，堪称广东书院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核心地区，足见越秀老城区书院在广东书院发展史上的重要性。

如前所述，书院的发展初期多设在远离城市的山林之地，因人而建；而广东的学术中心随着与中原地区交通要道的转变而转变，汉唐时期以韶州（今韶关市）为主，宋元明转至韩江流域，直到清代学术中心才转移到广州地区，所以在宋元时期广东书院多设在乡村地区，广州地区反而不多，只有禺山书院、番山书院（设在广州府学）及濂溪书院（广州府城春风桥北）3间。到了明朝，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加强，政府参与教育事业的力度也大为增加，书院逐渐向中心城市发展，所以此时期广州地区的书院数量大有增加，而设在越秀老城区内的书院约有11间（见表1-1）。

表 1-1 明代越秀老城区建立的书院

书 院	创建期	地 址	性 质	创建者
崇正书院	1437 年	广州都府后街	官立	副使林挺玉
白沙书院	1531 年	广州崇报寺	官立	侍御吴允祥
粤洲书院	1535 年	广州小北门	官立	巡抚戴
天关书院	1550 年	广州城东	私立	湛若水
镇海书院	嘉靖年间	粤秀山下	私立	王渐逵讲学处
迂冈书院	嘉靖年间	粤秀山下	私立	伦以谅
慎德书院	嘉靖年间	粤秀山麓	私立	霍韬
龙德书院	1580 年	广州承恩里	官立	知县冯渠
营道书院	万历年间	广州濂贤街	官立	按察徐用检

表 1-1 中虽然没有将一般的宗族祠书院列入,但亦可见此时越秀区的书院已经以官立书院为主,这是由于官方的介入及书院自身发展的“城市化”需要,二者关系的互动促进了城市书院的发展。上列的书院都是当时著名的书院,其中尤以湛若水所建的天关书院最为著名,湛若水在此讲学,吸引了大批士子追随求学;而粤秀山附近又兴建了多间书院,为粤秀山在清代成为广东学术中心打下了基础。

到了清代,广东各级的官府都参与办学,越秀区内创办的书院规模愈来愈大,质量也愈来愈高(见表 1-2)

表 1-2 清代越秀古城区建立的书院(不包括宗族祠书院)

书 院	创建期	地 址	性 质	创建者
番山书院	1683 年	广州清水濠	官立	知县李文浩
穗城书院	1683 年	广州南	官立	粮道蒋伊
还珠书院	1706 年	广州府治外	官立	知府施世义
粤秀书院	1710 年	广州盐运司署	官立	总督赵宏灿等
越华书院	1755 年	广州司后街	官立	盐运使范时纪
禺山书院	1803 年	广州大东门内	官立	官绅合建
西湖书院	1803 年	广州西湖街	官立	布政使康基田
廉湖书院	1818 年	广州府城东	官立	知府何天衢
羊城书院	1820 年	广州龙藏街	官立	知府罗含章
学海堂	1821 年	粤秀山麓	官立	总督阮元
菊坡精舍	1867 年	粤秀山麓	官立	盐运使方溶颐
应元书院	1869 年	粤秀山麓	官立	布政使王凯泰
增江书院	1898 年	广州巡抚署右	私立	邑绅捐建

表 1-2 所列的书院在广东书院发展史、学术史及教育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如省级的粤秀书院、越华书院与府级的羊城书院并称“广东三大书院”，聚集了数千人入读肄业，精英荟萃，堪称清前期广东教育的重心所在，而县级的西湖书院、禺山书院也不遑多让，竞相聘请名师授徒课业，成就者众多；其后在粤秀山的学海堂、菊坡精舍更是掀起了广东书院的改革风气，使广东书院趋于讲求实学，开创了晚清广东朴学兴起的新格局；加上只招举人肄业的应元书院的创办，粤秀山俨然成为了广东的学术与文教中心。此时不但官立的书院发展众多，而且私立（宗族祠）的书院发展也非常迅速，最盛的时期达数百间之多，在大小马站、流水井一带连成了一个壮观的书院群（详见本书第四章）。各种层次、不同类型书院的竞相发展，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完整、层次分明、覆盖面广的教育网络系统（图 1-1A、图 1-1B），从而为近代广东学术与文化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越秀老城区藉着区内书院的兴盛，聚集了大批优秀人才，刊刻了大量书籍，使之在清代成为广东的文化教育中心，在清中后期更是全国的学术中心之一；清代广东的文化学术在沉寂了一百多年又再度赶上了北方，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实多得益于越秀老城区书院的发展。由此可见越秀老城区书院对广东文化贡献之巨大及地位之重要。

随着清末全国学制改革的推行，越秀老城区内的书